

# 风吹白杨的安妮

阳光偶像 励志 经典必读书系

- 比大长今更经典的励志传奇
- 让马克·吐温感动落泪的温暖故事
- 陪伴你一生的成长启示

著：〔加拿大〕露西·莫德·蒙哥马利  
编译：张艳玲  
解读：蔡火凌云·玲子  
插图：画儿+晴天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吹白杨的安妮 / [加] 蒙哥马利 (Montgomery, L.M) 著; 张艳玲编译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9.1  
书名原文: Anne of Windy Poplars  
ISBN 978-7-5366-9927-4

I. 风… II. ①蒙…②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 
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39825 号

## 风吹白杨的安妮

FENGCHUI BAIYANG DE ANNI

蒙哥马利 著 张艳玲 编译

出版人: 罗小卫  
策 划: 广东宏图华章·黎火凌云  
责任编辑: 陈建军 代媛媛  
责任校对: 谭艳莹  
封面设计: 何 靓  
版式设计: 刘耀军



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 出版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990×706mm 1/16 印张: 14.25 字数: 198 千  
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价: 23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做安妮那样的阳光女孩

蔡火

安妮生活在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，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岛因为安妮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旅游胜地。人们不远万里去探访安妮的故居，他们仿佛从没有把安妮仅仅当成一部小说的主人公。安妮曾经陪伴着他们成长，她，就像一个一起长大的朋友。

今天的我们也一样。

我们相信，安妮是最阳光的成长偶像，这个耽于梦想、害怕长大的孤单少女，离我们最近；她和我们一样有着萌动的少女情怀，有过或喜或悲的遭遇，也为了年少的梦想付出过代价。但是她始终乐观、坚强、自尊自爱，并且懂得关爱身边的人和事物，这给了她丰富的成长体验，让她的故事曲折却美好。少年的你，看她的故事时会如临镜自照，看到更多的自己，也会从安妮的成长中得到真切的体会。至今，还没有一套世界名著比安妮系列更加贴近成长中的少女心事，这也是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洗礼，这套书依然长盛不衰的秘密。

这套安妮，都由有着丰富阅读体验的女性作家进行了解读。希望在你的阅读过程中，这些温馨的解读文字会为你点破成长的迷津，伴随着你走进安妮的世界，走进你自己未来的成长之中。

人生长路少年始。这套安妮没有枯燥的说教，而是充满了幽默生动的叙述，当会心一笑时，你已经为自己找到了方向。

# 目录 Contents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 | 初到风吹白杨山庄 .....      | 1   |
| 第二章   | 战斗已经打响 .....        | 16  |
| 第三章   | 不断升级的对抗 .....       | 23  |
| 第四章   | 不会笑的小伊丽莎白 .....     | 28  |
| 第五章   | 意外的邀请 .....         | 37  |
| 第六章   | 事态陷入了僵局 .....       | 43  |
| 第七章   | 普林格尔家族投降了 .....     | 50  |
| 第八章   | 守得云开见月明 .....       | 57  |
| 第九章   | 安妮的恶作剧 .....        | 63  |
| 第十章   | 生活总是有趣的 .....       | 74  |
| 第十一章  | 波琳终身难忘的一天 .....     | 85  |
| 第十二章  | 婚礼后的风波 .....        | 99  |
| 第十三章  | 可爱的人们 .....         | 114 |
| 第十四章  | 走好，小特迪 .....        | 119 |
| 第十五章  | 凯瑟琳接受了邀请 .....      | 132 |
| 第十六章  | 凯瑟琳在绿山墙 .....       | 138 |
| 第十七章  | 激将法 .....           | 154 |
| 第十八章  | “担心小姐” .....        | 159 |
| 第十九章  | 安妮的反省 .....         | 166 |
| 第二十章  | “伊丽莎白小姐”的快乐假期 ..... | 181 |
| 第二十一章 | 有情人终成眷属 .....       | 185 |
| 第二十二章 | 用心良苦 .....          | 195 |
| 第二十三章 | 一封寄往巴黎的信 .....      | 203 |
| 第二十四章 | 小伊丽莎白找到了“未来” .....  | 207 |
| 第二十五章 | 告别 .....            | 215 |



## 第一章 初到风吹白杨山庄

### ◇安妮语丝◇

总有一天夜里，我将打开塔屋的窗，乘风而去。至于那天我的床上为什么没有睡痕，对丽贝卡·迪尤来说将永远是个谜。

1

（安妮·雪莉写给吉尔伯特·布莱思的信。安妮·雪莉获得了学士学位，在夏缘镇中学任校长。吉尔伯特·布莱思是名大学生，在金斯波特的雷德蒙德学院读医科。）

最亲爱的：

夏缘镇幽灵胡同风吹白杨山庄是我如今的住址，怎么样，很不错吧！你听说过如此吸引人的地名吗？风吹白杨山庄是我新住处的名字，我很喜欢那儿。另外我也很喜欢幽灵胡同，虽然这名字并不被政府认可。它的官方名字叫特伦特街，可除了《信使周刊》上偶尔称它为特伦特街之外，从来没有人那样叫它，大家只管它叫幽灵胡同。人们在《信使周刊》上读到这个名称时，会茫然地互相打听：“特伦特街到底在哪儿？”就这件事儿，我曾经问过丽贝卡·迪尤。她说这是沿袭了以前的叫法，因为多年前曾传说这条胡同里有鬼魂出没。她还说在胡同里从未见过比她自己长得更难看、尊容能与鬼扯上关系的东西。

瞧，我又不按理出牌了。你还不知道丽贝卡·迪尤是何许人呢。不过



## 风吹白杨的安妮

2

你会熟悉她的，哦，那毫无疑问。我敢肯定在我以后写给你的信中，丽贝卡·迪尤将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。

最亲爱的，此时是黄昏时分，正值忙碌的白天和沉寂的夜晚之间，我可以从白天的事务和晚上的梦乡中抽身，恢复一小会儿自由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既属于自己，又属于你。因此，我要用这宝贵的一刻来给你写信，尽管这封信并非情书。我手中的笔写起字来钩刮纸面，我不能用这支破笔或者其他太尖或太粗的笔写情书。因此你若想得到我写的情书，只好耐心地等待我找到合适的笔再说。吉尔伯特，现在，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新家以及几位可爱的搭伙人。

昨天，雷切尔·林德太太陪我一同来这儿找寄宿的地方。她说她要来买一些东西，可我知道她此行的真正用意是帮我选住处。虽然我读过大学、有文科学士学位，可在林德太太的眼里，我仍然是个乳臭未干、没有见识的小丫头片子，仍然需要“过来人”的帮助和指导。

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，这是我不曾预料到的。因为之前的十五年间，汤姆·普林格尔太太始终为这所中学的历任校长提供包括食宿的客房，从无例外。然而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今年她却不愿意再为我提供房间。另外几处房子，尽管我感到比较称心，可房东却因为某种缘故婉拒了我。其他还有几处房子则是我感觉不中意。整个下午，我们在镇子里兜兜转转、东奔西走，直到筋疲力尽仍毫无头绪。我沮丧极了，心底的希望正在一点点破灭，正在走投无路之际，幽灵胡同如同一道曙光似的出现了！

林德太太的一位老朋友布拉多克太太住在幽灵胡同附近，当我们顺路去拜访她的时候，布拉多克太太透露“两位寡妇”可能会留下我。

“我曾听说她们想收一位房客，租金用来支付丽贝卡的工钱。如若不然，她们恐怕雇不起用人了。要是丽贝卡走了，谁负责为那头老红牛挤奶呢？”

布拉多克太太用严肃的目光盯着我，仿佛认为给那头红奶牛挤奶的差使应该由我来做，可那神情又好像根本不相信我能胜任，即便我打保票说我会挤也没用。



“你说的寡妇是什么人？”林德太太问道。

“噢，可不就是凯特大婶和查蒂大婶。”布拉多克太太说，似乎这是件人人都应该晓得的事情，当然也包括我这个没见识的文学士。“凯特大婶是阿马萨·麦库默太太，已故船长的妻子；查蒂大婶是林肯·麦克莱恩太太，一个平常的寡妇。不过大家都管她们叫‘大婶’。她们住在幽灵胡同的最里边。”

幽灵胡同！这个名字击中了我。随即我暗暗决定，就是那儿了！我一定要争取住在那里。

“咱们赶紧去见她们吧。”我急切地对林德太太说，似乎我们去迟一步幽灵胡同便会消失，回到不真实的幻境中去。

“你可以去拜访她们。不过真正决定你去留的人是丽贝卡。我敢说在风吹白杨山庄，丽贝卡·迪尤是当家人。”

风吹白杨山庄！居然会有这样古怪的宅名，真不可思议，我不是在做梦吧。雷切尔·林德太太也有同感。

“哦，这名字是麦库默船长起的。要知道，那是他的房子，他活着时就住在那里。好啦，雪莉小姐，我希望你能顺利地寄宿在那里。丽贝卡·迪尤的厨艺了得，最拿手的是用马铃薯做凉菜。如果她对你有好感，你在那里会生活得很愉快。要是她对你没好……噢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听说镇子上有位新来的银行经理也在找寄宿的房子，丽贝卡·迪尤也许更愿意接纳他。其实，你不住在汤姆·普林格尔太太那儿倒是件好事，她的脾气怪得很。在夏缘镇，满街都是普林格尔家的人或跟普林格尔家沾亲带故的人，他们被称为镇上的‘皇族’，你一定得百分之百地站在他们一边，雪莉小姐，否则你在夏缘镇中学就无法立足、难以生存。他们是本地举足轻重的人物，这儿有一条街就是以老船长亚伯拉罕·普林格尔的名字命名的。他们家族人多势众，不过操控这个家族的人却是两个老太太，她们住在枫林山庄，据说对你成见很深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大声问道，“我根本不认识她们。”

“哦，她们的一位堂弟也在觊觎夏缘镇中学校长的宝座，以前她们家



## 风吹白杨的安妮

4

族的人就有过这个想法。这一次她们都认为他稳操胜券，听说你得到这个职位后，普林格尔家族的人个个气得发疯，你是没看见他们的嘴脸。你也明白，我们不能对别人要求太高。别看他们平时礼数周全，可一逮着机会就会背着你使坏，给你下套儿。我并不想给你添堵，不过让你有点心理准备总是没错的。就算是为了灭一灭他们的气焰，你也要把校长当好。如果两位寡妇收下了你，你将不得不与丽贝卡·迪尤同桌吃饭，你不会介意吧？确切地说，她并不是用人，而是麦库默船长的一位远亲。家中有客人的时候，她从不上桌一起吃饭，在客人面前她知道自己的身份。不过如果你在那里寄宿的话，她就不会把你当成客人看了。”

我请顾虑重重的布拉多克太太不用担心，说我非常愿意跟丽贝卡·迪尤同桌吃饭，然后我拉起林德太太向外面走去。我必须抢在那位银行经理前面。

布拉多克太太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口。

“你千万要当心，别伤害到查蒂大婶的感情。那个可怜的女人既敏感又脆弱。知道吗，她没有凯特大婶那么富裕，尽管凯特大婶也并非很阔。此外，凯特大婶很爱自己的丈夫，而查蒂大婶却恰恰相反。当然，那不足为奇！林肯·麦克莱恩是个阴阳怪气的家伙，查蒂大婶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丈夫很丢脸。上帝保佑，今天是星期天，假如今天是星期五，查蒂大婶会毫不犹豫地回绝你。在她们俩当中，你可能以为凯特大婶比较迷信，对吧？因为她的丈夫是船长，这样的人家一般都有些迷信。然而迷信的人却是查蒂大婶，尽管她丈夫只是个木匠。那可怜的女人年轻时可是个大美人。”

我向布拉多克太太承诺一定非常尊重查蒂大婶的感情，可她还是一直跟着我们走到路边上。

“你不在家时，凯特大婶和查蒂大婶不会乱动你的东西。这种违背道德的事她们决不会干的。可丽贝卡·迪尤就不好说了，但她决不会背叛你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肯定不走前门，因为只有遇到真正重要的大事，她们才动用前门。大概自从阿马萨的葬礼以后，那两扇门就再也没有打





开过。你可以走侧门。她们经常把钥匙放在窗台上的花盆下面，假如没有人在家，你可以直接开锁，进房子里等着。哦，千万别亲近那只猫，因为丽贝卡·迪尤很讨厌它。”

我保证决不亲近那只猫，方才得以脱身上路。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幽灵胡同。当第一眼看到风吹白杨山庄时，我便喜欢上了它。有些房子确实会令你一见钟情，其中的原因连你自己也说不清楚。风吹白杨山庄就是这样的房子。整幢房子的基调是白色的，百叶窗是绿色的。房顶的一角耸立着一个“塔楼”，“塔楼”两侧各有一个凸立的天窗。一道石砌的矮墙将房子与巷子隔开，沿着矮墙种着一排白杨。房后是个很大的园子，园子里种着花卉和蔬菜。总的来说，这是一幢有着非凡个性，又带些许“绿山墙农舍”意味的房子。

“我要找的寄宿处就是这儿了。这仿佛是天意。”我喜不自胜地说。

林德太太似乎并不大认同天意不天意的说法。

“从这儿到学校的路可不近哪！”她意味深长地说。

“我不嫌路远。走路是不错的锻炼呀。瞧，那边有棵可爱的白桦，还有一丛枫树。”

林德太太瞅了一眼，却冒出这样一句：“希望你别招惹上蚊子。”

“哦，我也不希望被蚊子缠上，它们太令人厌恶了。只要有一只蚊子就会搅得我无法入睡，比良心受谴责都严重。”

我很庆幸我们不用走正门，因为正门看上去高大异常，令人望而生畏，显得与整幢房子的情调格格不入。我们经过一条小路绕到侧门，绿色的小侧门给人的感觉亲切、友善许多。小路也清新怡人，由平坦的砂岩铺就。

刚走进风吹白杨山庄的花园门，我就留意到花园中的小径旁有一簇三叶草，于是忍不住仔细看了几眼。哦，吉尔伯特，你能相信吗？三棵长着四片叶子的三叶草竟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！我相信，这是一个好预兆！就算是那些普林格尔家的人也别想与我的好运较量。我铁定不会输给那位银行经理。



既然侧门没锁，就表明有人在家，我们也就无需在花盆下面找钥匙了。我们敲了敲门，门开了，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口，我一眼就断定她是丽贝卡·迪尤，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。她大约四十岁左右，发挥你的想象力吧，把漆黑的头发、闪亮的小眼睛、圆球似的小鼻子和细长如线的嘴巴分别安在一只西红柿上面，你就看到活灵活现的丽贝卡·迪尤了。她的胳膊、腿、脖子、鼻子等各个部位都比正常尺寸短，只有笑的时候嘴巴咧得很大，夸张点说能一下子咧到耳根。

不过当时她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。当我开口求见麦库默太太时，她的面色有几分冷淡。

“你说的是麦库默船长的太太吗？”她一板一眼地问道，仿佛这里住着好几个麦库默太太。

“是的。”我温和地回答。随后丽贝卡·迪尤把我们领进了起居室，并且让我们在那里等候。起居室是个相当漂亮的小房间，沙发背、椅子扶手上的罩单显得有点儿凌乱，但房间里的氛围静谧而美好，令人心安。每一件家具都摆放得恰到好处，且光亮如镜，买来的上光剂是不会有这种效果的，我断定那是丽贝卡·迪尤勤于打扫的缘故。壁炉台上摆着一个大瓶子，瓶子里装着一条帆和索具俱全的小船。这小船引发了林德太太的好奇心，她察看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它是如何被装进瓶子里去的。

两位寡妇来到了起居室，刚一照面，我便对她们产生了好感。两人都很瘦、头发花白。凯特大婶身材高挑，神态有些严肃，神似玛拉拉；查蒂大婶个头矮小，神情有些忧郁，她年轻时也许很漂亮，如今除了一双棕色的眼睛美丽依旧之外，往日的风姿已无迹可寻。

我表明来意后，两位寡妇对望了一眼。

“我们必须征求一下丽贝卡·迪尤的意见。”查蒂大婶说。

“不错。”凯特大婶附和道。

丽贝卡·迪尤从厨房中被叫了出来，身后还跟着一只猫。那是一只大个头的马耳他猫，胸脯和脖子周围的毛都是白色的。我本想摸摸它，可记起了布拉多克太太的警告，便没有付诸行动。



丽贝卡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

“丽贝卡，”凯特大婶说，“雪莉小姐想在这里寄宿。我想我们不能收下她。”我发现凯特大婶讲话简明扼要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。

“为什么不能呢？”丽贝卡说。

“恐怕会给你带来太多的麻烦。”查蒂大婶说道。

“反正我对麻烦已经司空见惯了。”丽贝卡·迪尤回答。

“我们都上了岁数，家里有个年轻人进进出出会感到不习惯的。”查蒂大婶坚持道。

“可别算上我。”丽贝卡·迪尤反唇相讥道，“我才四十五岁，耳不聋、眼不花。我认为有个年轻人住在家里挺好。要是这个年轻人是个姑娘又好过小伙子。小伙子爱抽烟，也许会没日没夜地抽个不停，我们说不定会在夜里睡觉时不知不觉被呛死。如果你们非要留一个寄宿的房客，我认为应该选她。当然，主意由你们拿。”

她说完就退下了——这是荷马的作品中常见的说法。我明白大局已定。接下来，查蒂大婶催我上楼去瞧瞧为我准备的房间，她不知它能否令我满意。

“亲爱的，我们打算让你住在塔屋。它不如备用的客房那么宽敞，不过屋中有烟道，冬天可以生炉子取暖，而且窗外的景色怡人，从那里你可以看到古老的墓地。”

我确信我会喜欢那个房间，光是“塔屋”这两个字就让我心神激荡。我想起了在阿冯利学校时常唱的一首老歌，歌中唱的是“住在苍茫的大海旁一座高高的塔楼”上的女孩，我觉得自己就生活在其中。

我的预感没错，这间塔屋真的是个很有趣的地方。我们从楼下角落里登上窄小的楼梯爬到塔屋。塔屋小是小了点儿，可比我在雷德蒙德学院读大一时住过的卧室好得多。塔屋里有两个窗，屋顶上的凸式天窗朝西，山墙上的窗朝北。在塔楼特有的折角处还有一个“三面窗”，三个窗扇都向外开，窗下有搁板，我可以在那儿放书。地上铺着圆形的编织地毯，一张大床上方支着床篷，床上铺着一条非常平滑的“雁绒”被。上



## 风吹白杨的安妮

8

面没有一丝褶皱，让人不忍睡上去。哦，吉尔伯特，这张床真是太高了，我必须踩着一架可爱的小台阶才能爬上去，小台阶是活动的，白天可以把它收到床下面。这张奇特的床大概产于某个遥远的国度，被麦库默船长看中后漂洋过海来到了这里。

阳光透过浅黄色的窗帘照进来，整个房间被镀上了一层金黄，窗外摇曳的树影映在屋里的白墙上，形成了罕见的活动挂毯，这幅挂毯的图案不断地变换、流动，十分奇妙。这个小房间仿佛能给人带来快乐，我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。

“那儿确实是个安全之所，这才是最主要的。”我们离开那栋房子后，林德太太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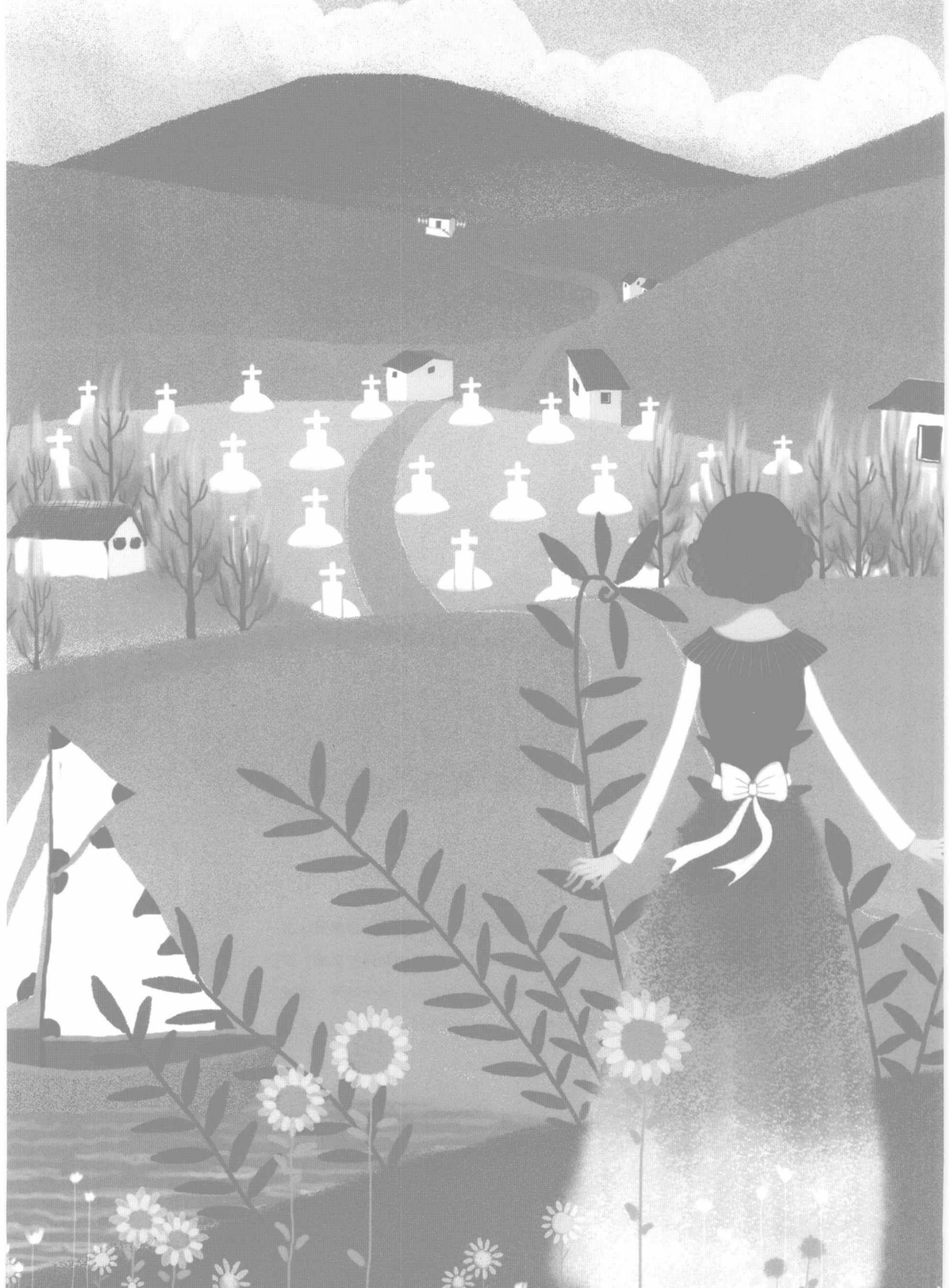
“经历过派蒂小屋的自由岁月，我倒是希望有些东西来约束一下自己。”我故意这样说，想看看林德太太的反应。

林德太太不以为然地哼道：“自由！自由！不要学美国佬那一套，安妮。”

今天我带着所有家当搬到了这里。当然，我舍不得离开绿山墙农舍。尽管我一次次地离开它，有时会长时间见不到它，但是只要一有假期，我就会又回到那里，好像压根儿未曾离开过一样。与绿山墙农舍的别常令我黯然神伤。可是我感到自己会喜欢上这儿的，这儿也愿意对我敞开大门。我常能感应到一所宅院是否乐意接纳我。

窗外的景色很美，即便是那片古老的墓地也很幽雅。墓地被一圈蓊郁的冷杉所环抱，一条透迤的小路通向墓地，排水沟分布在小路两侧。从西面的窗口看去，整个港湾、远处薄雾中的海滨、可爱的小帆船、开往未知口岸的轮船，皆尽收眼底。哦，“未知口岸”——多么迷人的字眼！这样的字眼为我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！从北面的窗口，可以看到乡间土路那边由白桦和枫树组成的小树林。你是知道的，我对树的喜爱有多狂热。

令人愉悦的山谷就在小树林和墓地后面，其间那条蜿蜒的山路犹如



窗外的景色很美，即便是那片古老的墓地也很幽雅。墓地被一圈葱郁的冷杉所环抱，一条逶迤的小路通向墓地，排水沟分布在小路两侧。从西面的窗口看去，整个港湾、远处薄雾中的海滨、可爱的小帆船、开往未知口岸的轮船，皆尽收眼底。



发亮的红缎带一样，白色的房屋零星地散布在路两旁。你得承认，有些山谷生就讨人欢心，即使远远地望着也令人神清目朗，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。谷地的远处是一座青青的小山。我为它取了几个名字，叫做“风暴王”、“激情弥漫”等等。

当我渴望独自呆一会儿的时候，这间小屋无疑是上上之选。你也知道，偶尔独处一下是很惬意的。风儿们将是我的朋友，它们将围着我的塔屋呼啸、悲叹、低吟——冬天刮的白风、春天刮的绿风、夏天刮的蓝风、秋天刮的红风，四季都少不了肆意呼号的狂风。“狂暴的风表达了他的心声”，我总是为《圣经》里的这句诗激动，似乎每阵风都给我带来了某种消息。对乔治·麦克唐纳的老故事中那个男孩，我一直心怀嫉妒，哦，他竟然可以乘着北风飞翔。吉尔伯特，总有一天夜里，我将打开塔屋的窗，乘风而去。至于那天我的床上为什么没有睡痕，对丽贝卡·迪尤来说将永远是个谜。

11

最亲爱的，我希望当我们找到自己的“梦幻小窝”时，会有风围着它吹拂。哦，那可爱的小巢，现在我还不知道它在何方。月色中的它与晨曦中的它，我将会更喜欢哪一个呢？在我们那个未来的小窝里，我们将拥有爱情、友谊、工作，还有一些当我们变老时在欢笑中回忆的有趣经历。变老！吉尔伯特，我们会变老吗？那一天似乎不可能到来。

从塔楼左边的窗口，我可以看见镇子中各种房屋的屋顶，在这个地方，我至少会待上一年。那一幢幢房屋里住着一些将成为我朋友的人，有些人或许会与我为敌，尽管我现在还不认识他们，似乎普林格尔家族的人就不太友好。明天就要开学了，要知道，我教的课是几何！当初这门功课我学得很辛苦，如今教起来肯定也不轻松。上帝保佑，普林格尔家族的孩子中可千万别诞生数学神童。

尽管我来这儿还不到一天，可我与两位寡妇以及丽贝卡·迪尤之间并无陌生感。她们已经让我叫她们“大婶”，而我则让她们叫我“安妮”。开始时我把丽贝卡·迪尤称为“迪尤小姐”。

“什么小姐？”她问道。



“迪尤。”我温和地答道，“那不是你的姓吗？”

“噢，是的。不过很久没人叫我迪尤小姐了，你这一叫倒把我弄糊涂了。雪莉小姐，以后最好别再这么叫了，我听不惯。”

“好的，丽贝卡——迪尤。”我说，竭力想把“迪尤”省掉，可是却没能成功。

布拉多克太太说过查蒂大婶很敏感，事实的确如此。吃晚饭时，我亲眼验证了查蒂大婶的这种个性。凯特大婶偶然提到“查蒂大婶快过六十六岁生日了”，这时我无意中瞥了查蒂大婶一眼，看到她正在痛哭，不，不是痛哭，确切地说是落泪。泪光先是在她那双棕色的大眼睛里浮起，随后大颗的眼泪开始无声地滑落。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，查蒂？”凯特大婶担心地问。

“根本……不是六十六，明明是六十五岁生日嘛。”查蒂大婶说。

“抱歉，请原谅，查蒂。”凯特大婶说道，于是一切归于平静。

家里那只猫是可爱的公猫，眼睛金黄，个头很大，蓝灰色的毛极其好看。凯特大婶和查蒂大婶叫它“灰毛米勒”，而丽贝卡·迪尤叫它“该死的猫”。看看她为它做的事吧：每天早晚都得喂它一块猪肝；每次它偷偷地溜进屋之后，她都得把它掉在起居室扶手椅上的毛用一把旧牙刷刷干净；要是它晚上迟迟不回家，还得到处去找它。丽贝卡·迪尤对此怨声载道。

“丽贝卡·迪尤一向不喜欢猫。”查蒂大婶告诉我说，“她尤其讨厌灰毛米勒。坎贝尔老太太曾经养过一条狗，两年前那条狗把这只猫叼到了这儿。当时它又瘦又小，浑身湿淋淋的，冻得直发抖，可怜极了，就算铁石心肠的人也不忍把它赶走。于是我和凯特就收养了它，为此丽贝卡·迪尤一直耿耿于怀。这件事我们做得不够圆滑，我们要是表示不愿意收留它就好了。不晓得你是否注意到——”查蒂大婶小心翼翼地转头看了看餐室和厨房之间的那扇门，“注意到我们是怎么设法对付丽贝卡·迪尤的。”

我已经注意到了，这种发现很有意思。夏缘镇的人连同丽贝卡·迪尤





都认为这里由她说了算，可是两位寡妇却心知肚明那不过是假象。

“我们不愿意让那个银行经理住在这儿，年轻的小伙子总是让人操心，他若不按时去做礼拜，我们肯定会替他着急的。于是我们假装同意收下他，丽贝卡·迪尤当然不会赞成，事情就解决了。我很高兴住进来的是你，亲爱的。相信你对伙食的要求不会太高，但愿你会喜欢我们这几个人。丽贝卡·迪尤身上有些不错的品质，十五年前她刚来的时候并不像现在这么勤快，有一回凯特不得不把她的名字‘丽贝卡·迪尤’写在起居室的镜子上，以表明上面灰尘的厚度。不过凯特这一招还真奏效，丽贝卡·迪尤从此变了样儿。希望你对自己的卧室感到满意，亲爱的。晚上你可以开窗通风，尽管凯特不赞成那样做，可是她懂得尊重你的权利。我和她住在一块儿，我们说好窗子轮流开关，一天晚上为她关着窗，隔天晚上就为我开着窗。大家如果能这么做，一些小争执很快就能解决，对吗？有决心就不愁没办法。如果夜里你发觉丽贝卡来回走动，请不要害怕，她经常这样，听到一点动静就四处查看。我想就是因为这个，她才反对那个银行经理住进来吧，穿着睡衣被他撞到总是不雅。希望你别介意凯特少言寡语，她天生如此。照理说她应该很健谈才对，因为年轻时她曾跟着她的船长丈夫去过世界各地，我倒是希望有她那么多话题可以谈论，可是我这辈子却一步也没离开过爱德华王子岛。为什么上帝会这么安排呢，我真想不通。我喜欢说话却没有谈话的资料，而凯特有那么多阅历却不愿意多说话，可我相信上帝自有道理。”

虽然查蒂大婶说起话来滔滔不绝，不过那些话也并非一气呵成，中间我也曾见缝插针地插过几次话，但我那些话都不重要。

她们的奶牛养在詹姆斯·汉密尔顿先生家的牧场里，每天丽贝卡·迪尤都去那里挤奶，因此家里的奶油多得吃不完。听说每天早晚丽贝卡·迪尤都通过侧门上的开口递给坎贝尔太太的“女伴当”一杯鲜奶。这杯奶是送给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小女孩的，医生说鲜奶对她的身体有益。我还不晓得那女仆和小伊丽莎白分别是谁，坎贝尔太太是隔壁那幢房子的主人，那堡垒般的大宅子叫“常青树山庄”。